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智囊全集 第二十卷 善言

唯口有樞，智則善轉。孟不云乎：言近指遠。組以精神，出之密微。不煩寸鐵，談笑解圍。集「善言」。

孔子

陳侯起凌陽之台，未終，而坐法死者數人。又執三監吏，群臣莫敢諫者。孔子適陳，見陳侯，與登台而觀之，孔子前賀曰：「美哉，台乎！賢哉，主也！自古聖人之為台，焉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？」陳侯默然，使人赦所執吏。

說秦王

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，秦王大怒，中期徐行而去。或為中期說秦王曰：「悍人耳，中期適遇明君故也。向者遇桀、紂，必殺之矣。」秦王因不罪。

晏子

齊有得罪於景公者，公大怒，縛置殿下，召左右肢解之：「敢諫者誅。」晏子左手持頭，右手磨刀，仰而問曰：「古者明王聖主肢解人，不知從何處始？」公離席曰：「縱之，罪在寡人。」

時景公煩於刑，有鬻踊者。〔踊，刑者所用。〕公問晏子曰：「子之居近市，知孰貴賤？」對曰：「踊貴履賤。」公悟，為之省刑。

〔述評〕

晏子之諫，多諷而少直，殆滑稽之祖也。其他使荆、使吳、使楚事，亦皆以遊戲勝之。覺他人講道理者，方而難入。

晏子將使荆，荆王與左右謀，欲以辱之。王與晏子立語，有縛一人過王而行，王曰：「何為者？」對曰：「齊人也。」王曰：「何坐？」對曰：「坐盜。」王曰：「齊人故盜乎？」晏子曰：「江南有橘，取而樹之江北，乃為枳。所以然者，其地使然。今齊人居齊不盜，來之荆而盜，荆地固若是乎？」王曰：「聖人非所與戲也，只取辱焉。」

晏子使吳，王謂行人曰：「吾聞嬰也，辯於辭，嫻於禮。」命僮者：「客見則稱天子。」明日，晏子有事，行人曰：「天子請見。」晏子慨然者三，曰：「臣受命敝邑之君，將使於吳王之所，不佞而迷惑，入於天子之朝，敢問吳王烏乎存？」然後吳王曰：「夫差請見。」見以諸侯之禮。

晏子使楚，晏子短，楚人為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。晏子不入，曰：「使狗國者，從狗門入；臣使楚，不當從此門。」僮者更從大門入。見楚王，王曰：「齊無人耶？」晏子對曰：「齊之臨淄三百閭，張袂成帷，揮汗成雨，何為無人？」王曰：「然則何為使子？」晏子對曰：「齊命使，各有所主。其賢者使賢主，不肖者使不肖主，嬰最不肖，故使楚耳。」

晏子 敬新磨

景公有馬，其圉人殺之。公怒，援戈將自擊之。晏子曰：「此不知其罪而死，臣請為君數之。」公曰：「諾。」晏子舉戈臨之曰：「汝為我君養馬而殺之，而罪當死；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，而罪又當死；汝使吾君以馬故殺圉人，聞於四鄰諸侯，而罪又當死。」公曰：「夫子釋之，勿傷吾仁也。」

後唐莊宗獵於中牟，踐蹂民田，中牟令當馬而諫。莊宗大怒，命叱去斬之。伶人敬新磨率諸伶走追其令，擒至馬前，數之曰：「汝為縣令，獨不聞天子好田獵乎？奈何縱民稼穡，以供歲賦，何不飢餓汝民，空此田地，以待天子馳逐？汝罪當死，亟請行刑！」諸伶復唱和，於是莊宗大笑，赦之。

鄭涉

劉玄佐鎮汴，嘗以讒怒，欲殺軍將翟行恭，無敢辨者。處士鄭涉能諧隱，見玄佐曰：「聞翟行恭刑，願付屍一觀。」玄佐怪之，對曰：「嘗聞枉死人面有異，一生未識，故借看耳。」玄佐悟，乃免。

李忠臣

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，有司奏，京杲罪當死，上將從之。李忠臣曰：「京杲當死久矣！」上問其故，忠臣曰：「京杲諸父兄弟俱戰死，獨京杲至今日尚存，故臣以為久當死。」上惻然，乃左遷京杲。

東方朔

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，帝欲申憲，乳母求東方朔。朔曰：「此非唇舌所爭，爾必望濟者，將去時，但當屢顧帝，慎勿言。此或可萬一冀耳。」乳母既至，朔亦侍側，因謂之曰：「汝癡耳。帝今已長，豈復賴汝乳哺活耶？」帝淒然，即赦免罪。

簡雍

先主時天旱，禁私釀，吏於人家索得釀具，欲論罰。簡雍與先主游，見男女行道，謂先主曰：「彼欲行淫，何以不縛？」先主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對曰：「彼有其具。」先主大笑而止。

魏徵

文德皇后即葬。太宗即苑中作層觀，以望昭陵，引魏徵同升。徵熟視曰：「臣眊昏，不能見。」帝指示之。徵曰：「此昭陵耶？」帝曰：「然。」徵曰：「臣以為陛下望獻陵。若昭陵，則臣固見之矣。」帝泣，為之毀觀。

吳瑾

石亨矜功〔奪門功〕，恃寵。一日上登翔鳳樓，見亨新第極偉麗，顧問恭順侯吳瑾、撫寧伯朱永曰：「此何人居？」永謝不知，瑾曰：「此必王府。」上笑曰：「非也。」瑾頓首曰：「非王府，誰敢僭妄如此？」上不應，始疑亨。

楊晟

煬帝幸榆林，長孫晟從。晟以牙中草穢，欲令突厥可汗染乾親自芟艾，以明威重，乃故指帳前草謂曰：「此根大香。」染乾遽嗅之，曰：「殊不香也。」晟曰：「天子行幸，所在諸侯躬親灑掃，芸除御路，以表至敬。今牙中蕪穢，謂是留香草耳。」染乾乃悟，曰：「是奴罪過。」遂拔所佩刀，親自芟草，諸部貴人爭效之，自榆林東達薊，長三千里，廣百步，皆開御道。

賈詡

賈詡事操。時臨淄侯植才名方盛，操嘗欲廢丕立植。一日屏左右問詡，詡默不對，操曰：「與卿言，不答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屬有所思。」操曰：「何思？」詡曰：「思袁本初、劉景升父子。」操大笑，丕位遂定。

〔評議〕

衛瓘「此座可惜」一語，不下於詡，晉武悟而不從，以致於敗。

解縉

解縉應制題「虎顧從彪圖」，曰：「虎為百獸尊，誰敢觸其怒。唯有父子情，一步一回顧。」文皇見詩有感，即命夏原吉迎太子於南京。

文皇與解縉同游。文皇登橋，問縉：「當作何語？」縉曰：「此謂『一步高一步』。」及下橋，又問之，縉曰：「此謂『後面更高似前面』。」

史丹

漢元帝不喜太子。時中山哀王薨，太子前弔。哀王者，帝之少弟，與太子同學，相長大。上望見太子，感念哀王，悲不自止，睹太子不哀，大恨曰：「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、為民父母乎？」太傅史丹免冠謝曰：「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，至於感損。向者太子當進見，臣切戒屬，無涕泣感傷陛下，罪乃在臣，當死。」上以為然，意乃解。

〔述評〕

此與上官桀「意不在馬」之對同，而忠佞自分。

谷那律

高宗出獵遇雨，問谷那律曰：「油衣若為不漏。」對曰：「以瓦為之則不漏。」上因此不復出獵。

裴度

裴度為相時，憲宗將幸東都，大臣切諫，不納。度從容言：「國家建別都，本備巡幸，但自艱難以來，宮闕署屯，百日之區，荒圯弗治，必假歲月完新，然後可行。倉卒無備，有司且得罪。」帝悅曰：「群臣諫朕不及此，如卿言，誠有未便，安用往耶。」因止不行。

李綱

李綱欲用張所。然所嘗論宰相黃潛善，綱頗難之。一日遇潛善，款語曰：「今當艱難之秋，負天下重責，而四方士大夫，號召未有來者。前議置河北宣撫司，獨一張所可用。又以狂妄有言得罪，如所之罪，孰謂不宜？第今日勢迫，不得不試用之，如用以為台諫，處要地，則不可；使之借官為招撫，冒死立功以贖過，似無嫌。」潛善欣然許之。

蘇轍

《元城先生語錄》云：「東坡下御史獄，張安道致仕在南京，上書救之，欲附南京遞進，府官不敢受，乃令其子恕至登聞鼓院投進。恕徘徊不敢投。久之，東坡出獄。其後東坡見其副本，因吐舌色動。人問其故，東坡不答。後子由見之，曰：「宜召兄之吐舌也，此事正得張怒力！」僕曰：「何謂也？」子由曰：「獨不見鄭昌之救蓋寬饒乎？疏云：『上無許、史之屬，下無金、張之托』，此語正是激宣帝之怒耳！且寬饒何罪？正以犯許、史罪得禍，今再許之，是益其怒也。今東坡亦無罪，獨以名太高，與朝廷爭勝耳。安道之疏乃云『實天下之奇才』，獨不激人主之怒乎？」僕曰：「然則爾時救東坡者，宜為何說？」子由曰：「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，今乃是陛下開端，後世子孫必援陛下以為例，神宗好名而畏義，疑可以止之。」

〔注〕

此條正堪與李綱薦張所於黃潛善語參看。

施仁望

南唐周鄴為左衙使，信州刺史本之子也，與禁帥劉素有隙。〔劉即長公主婿。〕升元中，金陵告災，鄴方潛飲人家，醉不能起，有聞於主者，主顧親信施仁望曰：「率衛士十人詣災所，見其馳救則釋，不然，就戮於牀！」仁望既往，亟使召鄴家語之。鄴大怖，衣女子服，奔見仁望。仁望留之，泊火息，覆命，至便殿門，會劉先至，亦將白災事。仁望揣劉意不能蔽鄴，又懼與偕罪，計出倉卒，遽排劉，越次見主，曰：「不為災，鄴誠如聖旨。」主曰：「戮之乎？」仁望曰：「鄴父本方臨敵境，臣未敢即時奉詔。」主撫幾大悅曰：「幾誤我事！」仁望自此大獲獎用，鄴乃全恕。

李晟

李懷光密與朱泚通謀，事跡頗露。李晟累奏，恐其有變，為所並，請移軍東渭橋，上猶冀懷光革心，收其力用，奏寢不下。懷光欲緩戰期，且激怒諸軍，言「諸軍糧賜薄，神策獨厚，厚薄不均，難以進戰。」上以財用方窘，若糧賜皆比神策，則無以給之；不然，又逆懷光意，恐諸軍失望，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，因召李晟參議其事。懷光欲晟自乞減損，使失士心，沮敗其功，乃曰：「將士戰鬥同，而糧賜異，何以使之協心？」贄未有言，數顧晟，晟曰：「公為元帥，得專號令，晟將一軍，受指縱而已，至於增減衣食，公當裁之。」懷光

嘿然。

梁適 孫沔

契丹遣使與中國書，所稱「大宋」、「大契丹」，似非兄弟之國，今輒易曰「南朝」、「北朝」。上詔中書，密院共議，輔臣多言：「不從將生隙。」梁莊肅曰：「此易屈耳，但答言宋蓋本朝受命之土，契丹亦北朝國號，無故而自去，非佳兆。」其年賀正使來，復稱「大宋」如故。

皇祐末，契丹請觀太廟樂人，帝以問宰相，對曰：「恐非享祀，不可習也。」樞密副使孫公沔曰：「當以禮折之，云：『廟樂之作，皆本朝所以歌詠祖宗功德也。他國可用耶，使人如能助吾祭，乃觀之。』」仁宗從其言，使者不敢復請。

韓億

億奉使契丹，時副使者為章獻外姻，妄傳太后旨於契丹，諭以南北歡好，傳示子孫之意。億初不知也，契丹主問億曰：「皇太后即有旨，大使何不言？」億對曰：「本朝每遣使，皇太后必以此戒約，非欲達之北朝也。」契丹主大喜曰：「此兩朝生靈之福。」是時副使方失詞，而億反用以為德，時推其善對。

馮京

王定國素為馮當世所知，而荊公絕不樂之。一日，當世力薦於神祖，荊公即曰：「此孺子耳。」當世忿曰：「王鞏戊子生，安得謂之孺子！」〔尖甚，惡甚！〕蓋鞏之生與同天節同日也，荊公愕然，不覺退立。

邵雍

司馬公一日見康節曰：「明日僧顯修開堂說法。富公、呂晦叔欲偕往聽之，晦叔貪佛，已不可勸；富公果往，於理未便。某後進，不敢言，先生曷止之？」康節唯唯。明日康節往見富公，曰：「聞上欲用裴晉公禮起公。」公笑曰：「先生謂某衰病能起否？」康節曰：「固也，或人言『上命公，公不起；僧開堂，公即出』，無乃不可乎？」公驚曰：「某未之思也！」〔時富公請告。〕

謝莊

莊，字希逸，孝武嘗賜莊寶劍，莊以與魯爽。後爽叛，帝偶問及劍所在，答曰：「昔與魯爽別，竊借為陛下杜郵之賜矣。」

裴楷 王份 王景文 崔光

晉武始登阼，彩策得一，王者世數，視此多少；帝既不悅，君臣失色。侍中裴楷進曰：「臣聞：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，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。」帝悅，君臣歎服。

梁武帝問王侍中份：「朕為有耶，為無耶？」對曰：「陛下應萬物為有，體至理為無。」

宋文帝釣天泉池，垂綸不獲，王景文曰：「良由垂綸者清，故不獲貪餌。」

元魏高祖名子恂、愉、悅、憚，崔光名子劭、勛、勉。高祖曰：「我兒名旁皆有心，卿兒名旁皆有力。」對曰：「所謂君子勞心，小人勞力。」

〔評議〕

王弼州曰：「人雖以捷供奉，然語不妨雅致。若桓玄篡位，初登御牀而陷，殷仲文曰：「將由聖德深厚，地不能載。」

梁武宮門災，謂群臣曰：「我意方欲更新。」何敬容曰：「此所謂先天而天弗違。」

又，武帝即位，有猛虎入建康郭，象入江陵，上意不悅，以問群臣，無敢對者。王瑩曰：「昔『擊石拊石，百獸率舞。』陛下鷹籙御圖，虎象來格。」縱極膽辭，不能不令人嘔穢。

楊廷和 顧鼎臣

辛巳，肅廟入繼大統，方在衝年。登極之日，御龍袍頗長，上府視不已，大學士楊廷和奏云：「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。」聖情甚悅。

嘉靖初，講官顧鼎臣講《孟子》「咸丘蒙」章，至「放勳殂落」語，侍臣皆驚，顧徐云：「堯是時已百有二十歲矣。」眾心始安。

〔述評〕

世宗多忌諱，是時科場出題，務擇佳語，如《論語》「無為而治」節，《孟子》「我非堯、舜之道」二句題，主司皆獲遣。疑「無為」非有為，「我非堯、舜」四字似謗語也。

又命內侍讀鄉試錄，題是「仁以為己任，不亦重乎」，上忽問：「下文云何？」內侍對曰：「下文是『興於詩』云云。」此內侍亦有智。

宗澤

宗汝霖澤政和初知萊州掖縣時，戶部著提舉司科買牛黃，以供在京惠民和劑局合藥用，督責急如星火。州縣百姓競屠牛以取黃。既不登所科之數，則相與斂錢以賂吏胥祈免。〔邊批：弊所必至。〕汝霖獨以狀申提舉司，言「牛遇歲疫則多病有黃，今太平日久，和氣充塞，縣境牛皆充腴，無黃可取。」使者不能詰，一縣獲免，無不歡戴。

潘京

晉良吏潘京為州所辟，謁見射策，探得「不孝」字，刺史戲曰：「辟士為不孝耶？」答曰：「今為忠臣，不得為孝子。」

某布政司吏

相傳某布政請按台酒，坐間，布政以多子為憂。按君只一子，又憂其寡。吏在傍云：「子好不須多。」布政聞之，因謂曰：「我多子，汝又云何？」答曰：「子好不愁多。」二公大稱贊，共汲引之。

朱熹

廖德明，字子晦，朱文公高弟也。少時夢謁大乾，闖者索刺，出諸袖，視其題字云「宣教郎廖某」，遂覺。後登第改秩，以宣教郎宰閩。思前夢，恐官止此，不欲行。親友相勉，為質之文公。公沉思良久，曰：「得之矣。」因指案上物曰：「人與器不同。如筆止能為筆，不能為硯；劍止能為劍，不能為琴。故其成毀久遠有一定不易之數。唯人不然，有朝為跖暮為舜者，故其吉凶禍福亦隨而變，難以一定言。今子赴官，但當力行好事，前夢不足芥蒂。」廖拜而受教，後把麾持節，官至正郎。

吳山

丹徒靳文僖貴之繼夫人，年未三十而寡，有司為之奏請旌典，事下禮部，而儀曹郎與靳有姻女連，因力為之地。禮部尚書吳山曰：「凡義夫節婦，孝之順孫諸旌典，為匹夫匹婦發潛德之光，以風世耳。若士大夫，何人不當為節義孝順者！靳夫人既生受殊封，奈何與匹夫爭寵靈乎？」〔確論名言。〕會赴直入西苑，與大學士徐階遇。階亦以為言，山正色曰：「相公亦慮閣老夫人再醮耶？」階語塞而止。

〔評〕

今日「節義」、「孝順」諸旌典，只有士大夫之家，可隨求隨得；其次則富家，猶間可力營致之。匹夫匹婦絕望矣！若存吳宗伯之說，使士大夫還而自思，所以救旌異其親者，反以薄待其親。庶乎干進之路稍絕，而富家營求之餘，或可波及單賤，世風稍有振乎！推之「名宦」、「鄉賢」，莫不皆然。名宦載在祭統，非有大功德及民者不祀，鄉賢則須有三不朽之業。若尋常好官好人，分內之事，何以祠為？又推之「鄉飲」亦然。鄉飲須年高有德望者，乃可以表帥一鄉。今封公無不大賓者，而介必以賄得，國家尊老禮賢之典，止以供人腹誹而已，此皆吳宗伯所笑也！

宋均 盧坦

東漢宋均常言：「吏能宏厚，雖貪污放縱猶無所害，〔邊批：甚言之。〕唯苛察之人，身雖廉，而巧黠刻剗，毒加百姓。」識者以為確論，〔邊批：廉吏無後，往往坐此。〕

唐盧坦，字保衡，始仕為河南尉，時杜黃裳為尹，召坦諭曰：「某巨室子，與惡人游，破產，盍察之。」坦曰：「凡居官廉，雖大臣無厚蓄，其能積財者，必剝下致之。如子孫善守，是天富不道之家；不若恣其不道，以歸於人也！」黃裳驚異其言。

〔評〕

只說得「酷」、「貪」二字，但議論痛快，便覺開天。